

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

——索尔仁尼琴

## 运河水长

□张华北

当虎子一个惊醒,从窗棂格子看见那月亮已西沉时,赶紧挺身起来穿衣穿鞋。炕上的媳妇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天还早呢,不再睡会?”“不早了,得走了。”虎子轻轻把那只柔软的手扒拉在一边。走到院子,把被子褥子捆绑在那辆木轮车上,一边是一捆苇帘子一副抬筐一条扁担,还有那张闪着寒光的铁锹。“吱呀”一声,媳妇推门递给他一个布兜,里面是两件衣服、一副针脚密实的膀垫,还有两个碗一条毛巾。“布兜里有几个馒头,路上饿了就吃啊。”

五更时分,虎子在队部敲响了挂在那棵老槐树上的破犁头,他是高级社里的小队长,全村几十个男劳力就要奔赴几十里外的大洼。大洼要开荒种稻了。

大洼边一长溜的窝棚连成一条巨龙,把后来被称作南大港的古古大洼缠绕了一百二十里,来自沧州四县的汉子们,迎着朝阳起身,披着月色收工。几

万把大锹挖开脚下的泥土,那泥土带着盘结的芦根堆满大筐。两两一组,抬起大筐,登上堤顶。虎子的大锹是旧锹头焊接了一段弧形钢板的,磨得锋利。干得浑身冒汗时,像许多爷们一样脱去小褂,露出黝黑的胸膛。清晨,当汉子们卸下一天的重负还在酣睡时,用作厨房的窝棚已升起炊烟,那些乳白的烟云横向飘荡,继而融合,如拉不断的丝绸弥漫在大洼。夜晚,昏暗的马灯挂在窝棚上,听一段洼里狐狸精的故事,唱一段《小寡妇哭坟》,嗷呀间窝棚里已是鼾声大作、磨牙声起。那年,这个三十多亩的大洼围上了大堤,周边千年的盐碱荒滩被拖拉机后雪亮的犁铧翻起,不毛之地不再沉寂。

那条明代弘治二年开挖的浮河,从捷地沿坦荡的草洼地伸向东北,直向岐口与大海相接。四五百年间,运河之水滔滔而来,或奔流入海,或决堤泛滥。

如今,大水有了最好的去处。大洼成了大水的归宿地。

那年夏,已是农历七月之尾,运河水来了。浮河的闸口处水流汨汨涌进大洼。运河之水洗去盐碱流淌进肥沃的稻田,金黄破天荒把昔日荒原染出炫目的色彩。

六十多年后的一个晴朗的夏日,虎子站在大洼港堤树木浓阴里,望着烟波浩渺的水泽和游弋的水鸟。对身旁已是初中生的重孙子小虎子说,这里就是我当年挑港的大堤。

### 张华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十余部。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河北“文艺振兴”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

## 美丽休书

□王小丫

这是一封休书的黑白照片,它被收录在1995年版的《献县志》里。据资料记载,这封休书的作者是献县小流屯村村民邢兴旺。老实说,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心中便有了牵挂。

它哪像一封休书,分明是一幅构图奇特的水墨丹青。只见“画”上一只硕大的手印和一只硕大的脚印,瞬间压在读者的心头;又似来自历史深处的一声叹息。仔细辨认“画”上那几行失魂落魄的毛笔字,见内容如下:立休书人邢兴旺,初泽配于衡水县辛庄刘洛惟之妹为妻,今因家贫如洗饮食不周,未能养其生命,故与身妻刘氏当面说明,情甘休散,凭他改嫁另寻生路,无论另嫁何等人并不阻拦,若恐失信,甘心立结,右脚目手目为凭,永无反悔,立字存照。宣统三年五月初九。

这103个字里有故事。

听县志主编秦焕泽老先生说,这封休书的原物保存于著名的天津北疆博物院。

一百多年前,当我的老乡邢兴旺在一张白色的宣纸上写下这封休书,并把自己的右手掌和右脚掌上都涂了朱红的印泥,然后郑重地把它们钤印在白纸黑字间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他在那一刻已经创造了历史——他写下了史上最叛逆的一封休书——他休了她,不是为了行使他至高无上的夫权,随便在“七出”之条找个理由把妻子赶出家门;只是因为他爱她,他要放她一条生路!我久久凝视着这个锣鼓般铿锵作响的日子。算来那正是公元1911年的麦收时节,本该是麦浪飘香新粮满仓的大好时光,这对苦命的贫贱夫妻却要因为活不下去而不得不劳燕分飞了。休书上那只血手血脚的手印和脚印紧紧相依,像他们相拥而泣的身影……

刘氏后来又流落到了何方,她又嫁给了何等人,邢兴旺后来又经历了多少的人生传奇,他最终有没有过上如他名字一样兴旺的好日子,这封休书又如何辗转来到了天津北疆博物院?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在邢兴旺写下休书第100天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132年之久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只知道,在他写下休书的第10年,另一个献县人张申府在“南陈北李”之间奔波联络,协助他的好友陈独秀和李大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把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介绍入党;只知道,在他写下休书的第27年,又一个献县人马本斋成立了一支回族革命武装——回民义勇军,并把它一手拉扯成党的铁军——回民支队;只知道,在他写下休书后的第38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全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知道,在他写下休书100年后的今天,全国14亿人民都过上了如他名字一般兴旺美满的好日子,而我们却不能忘记他和他留下的那封美丽休书。

那封如画的休书,它静默在新世纪的阳光里,怎么看都像是一部《中华民族苦难史》的封面。打开这部苦难史,耳边便国歌嘹亮……

### 王小丫

本名王英,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

## 龟峰如斯

□王福利

将晚的云霞,在巨龟背上忽地凝住身形,是在等待急急赶来的人吗?

萦绕在龟峰上的那抹祥云,也如四百多年前留住一位文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的“绝顶云气”,云气未散,石龟亦在原处。

巨大身形还保持着原来的姿态,没有挪动分毫,一呼一吸,仿佛听得到它悠长的眠语。幽深无澜的水面,就有了一波又一波的纹动。五彩的云路,也就在天地间变幻着形迹,愈加让人抓不住、看不清眼前的时空。

霞光挽住了夕阳。水下的云路愈加不真实,此身所寄的古船,一层一层地穿透深碧古镜,在群龟围护的幻境里自由漂泊;虽还是有抑制不住的惊叹声传出,但高踞在心灵之上的敬畏是层层递加的,那是在环望伏卧巨影时,所带来的空间震撼与时间想象。

被世间风尘浸染的龟背,在夕光里

泛着或深红或苍绿的古色,细细碎碎的皴裂,在背光的暗影里愈加明显。几只小龟,正以稚嫩又严谨的整齐身形,一个跟着一个地紧追着云霞铺就的归家之路,直至渐暗,霞光隐去了它们的形迹。

清晨的雾气迟迟不肯散去,从水中露出半个身子的小龟,将头缩在了草木绒绒的厚甲下。越是想看清它的真容,雾气反而更浓了些,来人也一同被笼进了属于它的梦里。

在身边人对于诸多故事的生动解说里,却只记住了有限几个名字。来不及多想,即被偶然经过的一株百年马尾松将思索打断,视线被迷惑于龟纹般树皮的卜辞中;又被忽然幻现的幽竹秘境所痴迷,绿风竹影,幽境至静,连同某只巨龟轻挪石甲的轻响亦恍然入耳;秘境至深处,千年香樟端坐神坛,人在千尺之外,已感受到头顶展开的祥云,亦如袅袅不绝的檀烟,伴着晨钟里长吟的古

寺经文,在真实的树身前忘记身外虚幻的时间。

沿着脚下一只无形又无边的巨龟苍背,只顾向着时间更深处探寻,明知眼前时光与脚下生命长度的巨差,还是忍不住将好奇目光极力放得更远。云雾忽开,如神迹临凡般乍现的老人峰,足已让痴望凝立的众生发出回荡久久的惊叹。薄雾忽又在老人挥袖之间增了层层厚障,让此处翘首仰慕的凡人又多了几分惆怅。

### 王福利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风画境——走进〈诗经〉里的风景》《楚辞》是一本故事书》等著作,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

## 乡音不改是真情

□张强

人类自从因交流进化出语言这一神奇的工具,乡音也便成了乡亲父老间心与心相交派生出的一种最亲切的温暖……

与先生的邂逅属于奇缘,因为缘起于十几年前河北大学校园里那次因为问路时听到了先生一口纯正沧州乡音的亲热,以及先生听到我的沧州口音非拉我到家喝水吃西瓜的“沧州式古道热肠”。后来,和先生的儿子以及先生的几个学生因为拥有共同的朋友而成为朋友,对先生有了更多了解。

五岁时,先生的父亲牺牲在解放太原的战场上,先生从小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和家乡励志的榜样:不仅在1965年考上大学,而且在大学入党。留校后,把教书育人当成一生的事业,被学生们总结为:“讲活了费尔巴哈,讲实了马恩列斯,讲透了毛泽东思想。”

先生那一口沧州乡音和侠义慷

慨,至今让他的学生们难忘:先生的家对每个学生都是开放的,做了好吃的,用他那那有大嗓门沧州话喊学生去品尝;有些年长的研究生家属来探望,先生都要请到家里去做客;他自己偶得一瓶好酒,忘不了揣到学生宿舍来,和“穷”研究生们来分享……他是烈士子女,他对党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作为教师,他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讲立场,讲方法。他就是一盏明灯,用自己恪守的理想信念,去照亮学生们前进的道路。一位先生三十多年前的学生提起往事,依旧热泪盈眶。

先生退休后整修了老屋,每年都和老伴回老家住。为了村里建学校,他“舍老脸”“说软话”,一趟趟跑上跑下,找到他那些因为个人的事从没有找过的“有大出息”学生们,把亲笔帮助起草的材料转到相关部门。学校建成时,他亲自代表乡亲,向为建校出

力的学生们致谢。当然,学生们无论厅级、处级,还是博导、硕导,与先生的关系永远都是最纯净的师生。

先生叫马焕龙,1944年11月23日出生,2020年3月2日去世,河北大学教授,曾任河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法律系党总支书记。

乡贤,字典上释义为“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身为一个客居沧州的外地人,我不知道,自己有无资格用这个词归纳解读先生。

桃李不言下成蹊,乡音不改是真情!

### 张强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河北省、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奖项。

推荐

2021年8月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马梓

18 沧州晚报

咨询热线:15613769979